

据老师傅讲,五十年代“解放”牌汽车刚问世,他们就用榔头敲出一辆汽车头面,然后刮灰、喷漆、抛光,绿色熠熠,几可乱真。

# 那个年代的工匠

苗连贵

他们那样的工人今天绝难见到。他们原先并非产业工人,而是一些行帮气息浓厚的白铁匠人。随着白铁业的萧条,他们大多进工厂改行了冷作工。冷作工和白铁匠并无太大区别,不过是白铁皮变成厚钢板,小榔头换作大铁锤。

## 传授技术存戒心

三十年前,我被招进这家工厂。我没有固定的师傅,今天给这个帮忙,明天当那个下手。

师傅们对技术大都保守,对外人更存戒心,传授技术,多为本乡本土子弟,对外乡外姓一般不传,即使传,也非得“考验”你很长一段时间,直至与他达到“师徒如父子”的感情,他才肯将工具箱的钥匙交给你——莫小看这把钥匙,它是个重要关口;钥匙交给你,说明他已认你作弟子,愿意教你了。如果再让你给他做点私事,譬如买烟、泡茶,那简直视你如本家子弟了。这只有那些脑壳灵光的小青工才有这种幸运。我生得笨,高中毕业当学徒,年龄也大,自然始终没有得到师傅的垂青。

所谓师傅教,就是他做活时允许你在一边看,而外人是不能看的,特别是关键部位,以防被人“剽学”。来了人,他就抽烟喝茶,或装模作样“捡场子”,意在逐客。遇到耐烦的师傅,可能让你动手做做,这就是“教”了,什么口传心授,手把手地点拨,这种“幸福”至少我从未享受过。

其实冷作技术并不神秘,被师傅们视为冷作技术极致的“放样”(通常只能由师傅中的“掌教”来做),我就不觉得十分难。只要用两三个月,把那本他们奉为经典的《钣金

工展开放样”啃熟了,再复杂的图样也能“放”得出,而他们大都不敢问津这本书。我刚进厂时,好几个师傅颇为自得地考问我:“晓得 3.14 么?”我一晒,一口气把圆周率背出 12 位数,惊得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圆周率是计算筒装物体展开料必不可少的数据,其时,这一概念刚在他们之中普及。

## 手上工夫令人赞

倒是师傅们的手上工夫令人赞叹。据老师傅讲,五十年代“解放”牌汽车刚问世,他们就用榔头敲出一辆汽车头面,然后刮灰、喷漆、抛光,绿色熠熠,几可乱真。在这里,技术是人们崇拜的偶像,技术的高低决定人的尊荣荣辱。那时代,有技术的工匠都被高看一眼。

师傅们做活,对材料极俭省,能用边角余料拼凑的,宁可多费力绝不用整料。看他们下料时精打细算的样子,使人想到小户人家母亲给孩子裁衣时的神情。其实材料拼接得巧拙是衡量技术高低的一个方面。

最难忘的是打封头(化工设备中坛体、罐体两头的封闭部分),师傅们叫“打凸子”,这是冷作工最苦的活,特别在夏日。每当“打凸子”时,工棚下那个直径达两米的地炉就生起火,喷出烈焰,使人感到整个大地都在燃烧。放在炉上烧的是一块同样大小的圆铁板,一指厚,在鼓风机风的吼叫声中,铁板由黑变红,红透了,吊车将之吊到作模子用的大钢圈上,由两个人用大铁钳紧紧箍住,七八条汉子迅即挥舞起长柄硬木榔头,顶着咬破皮的热辐射拼命地砸。顿时,长锤飞舞,风呼雷吼,空中划出无数个交错的圆,令人眼花缭乱,那阵仗煞是威风,令人想起过年时的舞龙灯。铁不冷,锤不停。

一场锤砸下来,个个脸炙得油红放亮,像烤熟的酱

鸭。粗肉糙皮的还好些,细皮嫩肉的就惨了,弄不好就充血,起泡。我第一次上阵,眉毛几乎都烧没了。一个上午下来,灰蓝色的工作服上,一条条,一片片,全是白花花的盐霜,干了湿,湿了干,成了铠甲。

## 吃苦耐劳为本真

做这种活,师傅们都争着上,组长不派活还不高兴哩。有人说是为了午餐那一碗免费的“高温汤”——汤是诱人的:瘦肉丝加线粉,浮面飘着碧绿的葱花,一大碗捧在手里,吃得满嘴香。下午接着干,但没有汤,我看师傅们卖的气并不比上午短斤两。那时代的工匠,以吃苦耐劳为本真,躲懒耍滑被人瞧不起。

冬天“打凸子”可就舒服多了。地炉边,天寒地冻也不冷。歇息时,披着破棉袄,围着火,把从食堂买来的冷馍放在煤炭上烤,抽烟,说笑,荤素俱来。一会,烤馍的香气出来了,拿起拍拍灰,嘿,蟹壳黄,比面包还香美,用手指掰着,慢慢往嘴里送,干了,灌几口大茶壶里的花红茶,灰黑的脸上漾着满足的笑容。

这就是我初当工人时的蒙师。虽然他们有时有些可笑,但我也感到他们的可敬和可亲,想起来,仍历历如昨。



# 一滴水的 美丽与丑陋

耿艳菊

那是一个顽劣的少年。十五岁,高一。这样的年龄总有叛逆的理由。开学的第一天,他晃儿郎当,踢着人字拖,背心短裤,手里转着一个大篮球。教室后面的一小块空地成了他的战场,左冲右突间,一个猛球飞过去,后窗上的玻璃就光荣地牺牲了,他当那是投篮呢。盛怒之下的班主任罚他面壁思过,而他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哼着歌主动收拾了现场,然后扬长而去。50 岁的班主任不苟言笑,不怒而威。他竟然敢公然挑战班主任的权威!他的父母被请来了,赔了钱,又赔足了笑脸。他们在栀子花树旁教训他,九月的阳光哗啦啦下来,砸在一张桀骜不驯的脸上。

他的故事无意间竟传开了。原来他是花了重金才进的这所重点高中,而他的双胞胎哥哥很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过来的。天壤之别。从小,哥哥就乖,聪明听话;他调皮捣蛋,胡闹任性,令父母头疼。因此,受表扬的那个人总是哥哥,受责备的总是他。久而久之,他似乎已经习惯了。

篮球事件只是开端。他逃课,翻墙,泡网吧,他恶作剧,打架……他在的地方,总是鸡犬不宁。也有安静的时候,课堂上睡觉,看小说,或者摆一堆水彩笔,画奇怪的画。老师是不去理会的,他是一个被放弃了的孩子,不捣乱已是恩赐。

后来来了一位长着娃娃脸的年轻班主任,笑眯眯的。大家也不看好,那匹脱缰的野马不是那么好驯服的。

新班主任上任的第二天就把他的座位从倒数第一排提到了正数第二排,第一排是女生,他正好在她的前面。他这次却一反常态的顺从,且安静了几天,这倒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安,总觉得他在蓄谋着一个大的阴谋。

果然来了。中午午休的时候,我趴在桌上睡觉,他偷偷地在我后背上用他的彩笔画上了鲜艳的花朵。我站起来要出去的时候,他和后排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同桌拉拉我的衣服,告诉了我情况。我气得哭了。不知道谁通知的班主任,他像往常一样,笑眯眯地来了。班主任看看我的背,什么都没说,伸出手,拦住他的肩膀出去了,就像一个朋友来帮他解围。过了一会儿,他进来径直走向我,竟然郑重地道了歉。

不知道新班主任给他说了什么,他自此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少捣乱了,常常坐在那静静地画画。教室后面的黑板成了他的阵地,每周的板报都设计得新颖别致。渐渐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赞赏。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美术院校,人生是另一番样子了。

后来,我们问他,班主任给你说了什么金玉良言呀?他笑笑,说,他认为我还有救,至少画画得还可以。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明白,一句称赞的话就能挽救一个人吗?直到看了一本名为《水知道答案》的书,才找到了答案。这本书里有 122 张风姿各异的水结晶照片,那是在低温的环境下,水接收到不同的信息后结晶,高速摄影拍下。有趣的是水接收到诸如“爱”、“谢谢”的时候,会结晶成美丽的六角形;而倘若收到的是“烦死了”、“混蛋”这样的词语时,水结晶则会破碎而零散。很显然,美丽的词语创造美丽的本性,丑陋的词语创造丑陋的本性。一滴水如此,何况人呢?尽管这本书存在争议,但我觉得它让我们知道了赞美的重要性,已经足够了。

## 史鹏钊

4 月 29 日早 8 时许,接到信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驾鹤西去,我顿时泪水溢满泪眶,便给陈老师的女儿发了信息以示哀悼。想起和陈老师几次的见面,先生的谆谆教导,字字铿锵,历历在目,更是难受不已。

作为文学爱好者,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对先生的作品百读不厌。我初到西安,就去先生小说里描写的白鹿原。

2009 年秋,北京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在西安上演。我作为工作人员,负责接待陈忠实及夫人一行。在与濮存昕、郭达等主演的聊天中,两位主演说,在西安演《白鹿原》,和其他地方演出的感觉不一样。濮存昕跟陈忠实说,他不是陕西人,在陕西人面前说陕西话,压力很大,甚至在第一场演出时还略显紧张。陈忠实却对两位主演夸奖有加,说他们把《白鹿原》演到自己心里去了,演出的效果比自己的小说感觉还好。先生还夸奖郭达,说咱乡党离开陕西这么多年,陕西话还说的那么地道,有味

## 春夏吟咏

□杜生云

### 醉花阴·油菜花

田野片片龙袍布,山岭穿锦裳。人在翠阴中,满眼金黄,风舞蜜蜂鸣。  
踏青墨客登高望,云淡情微醉。仙女织花衣,日夜飞梭,画卷卷春风。

### 滴滴金·春雨

小城一夜洗尘面,晓风舞,雾霏散。大地初浴着锦裳,处处飘春色。  
千树万花显身手,借天水,绘阡陌。游人纷赏乐其中,忘情陶然醉。

### 咏荷

芙蓉出水绿葱茏,偶见游鱼跃浮萍。  
天性低调不争宠,污泥浊水保清明。

刘 滢

绿色的红土地?是的,这里的土地确实是绿色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77.9%,放眼望去,一片青翠;但又是红色的,不是因为大地是酸性的红土壤,更因为革命先烈的鲜血洒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这里是闽西地区,现在的建制是福建省龙岩市,下辖七个区、县(市),均为当年的中央苏区县,这里还是红军长征的出发点之一,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区域,是新四军的重要来源地。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仅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 2.4 万人之多。而把血洒在闽西大地上的外地球籍战士也有成千上万。这些烈士,或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慷慨赴死,或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就义,而有些则死于党内的“左倾”路线。

2016 年春夏之交,中国记协组织来自全国的数十名新闻工作者,在闽西进行了一周的采访采风,瞻仰着一座座纪念碑,默读着一个个英烈介绍,祭拜着一处处烈士坟冢,历史的细节,像电影镜头般一次次在我们脑海里闪过。松毛岭保卫战——长征前红军在闽的最后一战,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赢得宝贵时间,但万余名红军战士化作了青山,其中大部分是闽西子弟,而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所面临环境的残酷也丝毫不亚于漫漫长征路。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

# “好娃哩, 咱陕西的乡土文学,有后来人了”

文集出版发行,在一次会议上,我呈上请先生批评,先生认真地翻阅了几页,说好娃哩,你们这些 80 后,能把咱这乡土写的这么有真情,看来咱陕西的乡土文学有后来人。听了他的这几句话,我感到无比惭愧。先生写了那么多经典之作,给了我们读书人多少精神食粮,就是我们心中的文学之神啊。

陈忠实的离世,让人无比伤痛,各大圈子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听人说,在省作协和陈忠实的家里均设了悼念堂,我便打了出租车前往省作协。路上,司机问我是不是去吊唁陈忠实?我说是。司机师傅姓陈,中年人,说他曾租赁过省作协大院的房子,与陈忠实有一面之交。他说陈老师那时候上班提个破



只有不可替代,你才不会被炒掉,但一直不可替代,就不会被提拔。

# 绿色的红土地——闽西

包围扫荡,还乡团和地主武装的疯狂报复,他们的口号是“草要过火,石要过刀,人要换种”。但是,闽西“二十年红旗不倒”,党组织一直在活动,游击队一直在战斗,为了信仰而献身的烈士也数不胜数。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被敌包围后,为了不拖累战友,年老体弱身患感冒的他,向着山崖纵身一跃。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俘,国民党多次劝降,他不为所动,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神态自若地走上刑场。

而在众多烈士当中,有两位巾幗的遭遇更是让人唏嘘。  
1935 年 1 月 31 日,一个山风呼啸的早晨,在长汀县四都乡下赖坝村的三棵板栗树下,挺立着三位被五花大绑的红军军官。随着两声枪响,两位男红军——胡政委和胡营长饮弹身亡。这时,一名国民党军官歇斯底里地对着剩下的女红军叫嚷:“这个女赤匪吞下了一份重要文件,开膛!”几名国民党士兵当即剥光女红军的衣衫,手持刺刀向她的肚子豁去……老战士们后来在偷偷掩埋烈士遗体时,只见匍匐在地的女红军嘴里紧咬着一束青草。“她是活活疼死的呀!”几十年后,烈士的

旧的黑皮包,每天走到传达室,自己去取报纸和信件,之后就夹在胳膊下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陈师傅说,有一天他见陈忠实在作协的院子里散步,就鼓起勇气希望陈老师能给自己写几个字,陈忠实随后就写下了“鸿鹄凌云,气贯长虹”八个字,并与自己合了影。后来陈师傅想给陈忠实送点润笔费过去,陈忠实坚决不要,还说,你把我老汉当成啥了。其淡泊名利的心境,令陈师傅至今念念不忘。

到了省作协,已是人潮涌动,从各地来的人士纷纷敬献花圈。高桂滋公馆的悼念堂正在紧张布置,省作协大门上已经挽上了肃穆的花帐。敬献了花圈出来,我的眼泪再一次涌动,一代巨匠已经离我远去,我会永远想念他。

屈老师肯定不是宅男,“世混浊而莫余知今”的落寞感触,只能来自于烦乱的庙堂,或者是热闹的街肆、会场。他的孤独无需多说,一个放眼宇宙(上天)、忧国忧民的大师,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可耻的不是?而不健康的说法无疑很精准。我们可以想象,老屈整日里一脸的忧思,一有机会就把着麦克风叨叨,说得口干舌燥却没人领会,自己又不愿意随大流,结果孤独得无以复加,最后失去了健康,谁也看不上,连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也看不上,自个儿走了。

假如屈老师知道“凡事都有个过程”(可惜彼时公务员无下同仁聪慧,没有悟出此道),给自己一点耐心,他也不会因孤独而导致不健康,末了人、世两弃。

孤独不健康可以有,至于是否可耻还需商榷。

神智绝远,独行无识,固然不与可耻关联,然孤群类,称寡于世,好像还是有些可耻的,比如袁世凯大总统。

自打老袁坐上帝位,日渐影单,朝堂内外,但凡和皇上有关的,一句真心(真实)话没有,要么是时人见人见不得人家说实话,要么是臣下图谋升官发财精心编织瞎话,结果连公众媒介身份的报纸,大当家所闻也是仅印一份,甚至他儿子都云里雾里地欺瞒他。于是,不讨袁公喜欢的言语绝迹了,现实的现实消失了,袁老大自此孤独的一塌糊涂。可悲的是,孤寂如斯的这位爷在白天黑夜美女、人臣比肩接踵地簇拥中,俨然感受不到孤独的样子。加之权力无边假象传达的满足,终于致使袁某自以为是非人,当然就不知孤独啦。一个肉身自非人化,着实比可耻可耻。

然而,独夫民贼的可耻并非源于孤独,是因为其智识、心理的可耻才导致了孤独,这么看来,孤独可耻之论难以自圆其说。

本质而论,人无天生善恶,贪婪、权力的欲望是时代和社会“文明”赋予的,屈原的孤独,可耻的是他面对的庙堂和江湖,袁大师的可耻难道就不是吗?

# 孤独是 可耻的

欧 阳

“五一”收到好友语音,问在干吗,回说一个人闷家里练习自閉。

“北京这么繁华,您是不是有点无聊啊!”朋友揶揄说。

这是什么话,北京的热闹让俺睡不着觉是有的,节日里没到皇天底下给首都添乱怎么说也不会无聊啊。孤独是可耻的,是吧?

“外了吧,现在的说法是孤独不可耻,但不健康。您没事儿吧?”……

“孤独是可耻的”是一句老话,为什么是可耻的?相关的重要思想忘记了,之前也没想过大人物何以这么说。当然,也可能有故意遗忘的意味。

想想这些年自己就总爱一个人闷在家里,貌似很孤独的样子,心不静的时候会想到是不是自闭,想得有点抑郁。好在辩证法思想宣传到位、九州普及,因之咱知道“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深刻意义:一个妄想以疯子自命的人绝对不会是疯子。很好,所以觉得自己自闭的家伙其实可能根本就是捕风捉影。

算是自我安慰吗?那倒不是了。如果不是唯我独尊的长老,一个人呆着不必孤单地守着电视犯傻,实际上也可以很惬意。你可以安静地读书,和那些写书的半仙对话,也可以在音乐旋律中跟着灵魂漫游,或者在阳台上、厕所里吼几声,完全无视舞台上假装唱歌实则为了要钱的所谓艺术家的存在……

梳理一下这些胡思乱想,好像都来自于形影相吊的孤独时光,还是孤独?大约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耻吧,故而假装不孤独了很多年。想不到原来孤独不可耻,嘿嘿,虽然不健康也不是什么好事,但不可耻,知足了。

老实说,孤独可耻的说法有点不太好懂。大约那些工于心计、自私无极、贪欲难掩的类属,在某天醉酒或是打盹的困倦不小心忘了戴面具,于是还没有暴露的人为避免阴损之祸,不得不敬而远之。人单影孤之下再备受鄙视,孤寡可耻确实就难免了。可想到这些人往往鞠躬于个人业务,很可能没有闲心感受到孤独,可耻之说有点牵强。

再说了,所谓孤独,论起来和一个人是不是落单没什么关系,即便是那种拒绝、或者是被拒绝融入群体的心智,也不是人人都有孤独之叹,如若真有孤独的感伤,反倒不像可耻之人,比如自认为掌握绝学、曲高和寡的大师,所谓寂寞高手之类,或者是坚持立场、穿白衬衫扎泥浆里也不相信会被污染的君子,像留给后人美味粽子的屈原。

孤独求败咱是不认识了,据史料猜测,屈老师肯定不是宅男,“世混浊而莫余知今”的落寞感触,只能来自于烦乱的庙堂,或者是热闹的街肆、会场。他的孤独无需多说,一个放眼宇宙(上天)、忧国忧民的大师,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可耻的不是?而不健康的说法无疑很精准。我们可以想象,老屈整日里一脸的忧思,一有机会就把着麦克风叨叨,说得口干舌燥却没人领会,自己又不愿意随大流,结果孤独得无以复加,最后失去了健康,谁也看不上,连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也看不上,自个儿走了。

假如屈老师知道“凡事都有个过程”(可惜彼时公务员无下同仁聪慧,没有悟出此道),给自己一点耐心,他也不会因孤独而导致不健康,末了人、世两弃。

孤独不健康可以有,至于是否可耻还需商榷。

神智绝远,独行无识,固然不与可耻关联,然孤群类,称寡于世,好像还是有些可耻的,比如袁世凯大总统。

自打老袁坐上帝位,日渐影单,朝堂内外,但凡和皇上有关的,一句真心(真实)话没有,要么是时人见人见不得人家说实话,要么是臣下图谋升官发财精心编织瞎话,结果连公众媒介身份的报纸,大当家所闻也是仅印一份,甚至他儿子都云里雾里地欺瞒他。于是,不讨袁公喜欢的言语绝迹了,现实的现实消失了,袁老大自此孤独的一塌糊涂。可悲的是,孤寂如斯的这位爷在白天黑夜美女、人臣比肩接踵地簇拥中,俨然感受不到孤独的样子。加之权力无边假象传达的满足,终于致使袁某自以为是非人,当然就不知孤独啦。一个肉身自非人化,着实比可耻可耻。

然而,独夫民贼的可耻并非源于孤独,是因为其智识、心理的可耻才导致了孤独,这么看来,孤独可耻之论难以自圆其说。

本质而论,人无天生善恶,贪婪、权力的欲望是时代和社会“文明”赋予的,屈原的孤独,可耻的是他面对的庙堂和江湖,袁大师的可耻难道就不是吗?

